

隐秘战线的无名英雄

走过冰山◎著

沉睡者

我们的事业不是一个人的牺牲就能够完成的。

他们为自己掘下了坟墓 却无力在碑上镌刻姓名
他们给众生打开了通道 却不能亲见彼岸的曙光



隐秘的无名英雄

走过冰山◎著

沉睡者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沉睡者/走过冰山著. —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
2009. 11

ISBN 978 - 7 - 80755 - 656 - 5

I. 沉… II. 走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92479 号

作 者: 走过冰山

责任编辑: 申 强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石家庄友谊北大街 330 号

邮政编码: 050061

网上书店: <http://www.hspul.com/ecity>

邮购热线: 0311 - 88643242

销售热线: 0311 - 886433227/3228/3229

传 真: 0311 - 88643225

电子信箱: hspul@163.com

印 刷: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16

字 数: 280 千字

印 张: 21

版 次: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

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80755 - 656 - 5

定 价: 29.8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负责调换)

一生的沉默蛰伏，只为一件事

第一章 身陷囹圄

夏日，灼热的阳光透过小窗，照进了阴暗潮湿的牢房。

牢房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浓的来苏水味，来苏水味里混杂着一丝淡淡的血腥味，很淡，如不仔细辨别，人很难察觉。

阴暗、潮湿的牢房正是蚊虫最好的孳生之地，几只苍蝇正拼命振动着翅膀，盘旋于牢房中昏迷不醒的男子上方。

苍蝇的嗡嗡声，粗重的呼吸声，正粗暴带走牢房内所有的安宁。

迄今是第五天了，看守不知自己是第几次趴在窗口向牢房内看了。

自里面的男子从医院直接被送到这间死牢后，就一直紧闭双眼跟那里躺着一动不动。在这五天里，那几只烦人的苍蝇，一直忠实地陪伴着里面的男人，每到苍蝇飞累了，总会不怀好意地偶尔停留在男子的脸上稍作休息。

牢内的男子睡相很老实，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，连身都不曾翻过，只有那起伏不定的胸脯，表明男子还有一丝活气。

造孽哟！

看守内心颇有不忍之意，有心人内替那男子驱赶那些兴奋异常的苍蝇，却又不得不压抑自己泛滥的同情心，他得到的命令是，在没有一位姓赵的长官陪同下，谁都不能接近里面的男子。

人，该不会就这样一直沉睡下去了吧？

看守被自己的这个想法逗笑了，笑纹刚出现在嘴角，细细的脖子伸得太长并不是什么好事，瞬间的一僵之后，自脊椎向颈椎传递的酸麻感，对他的笑提出了严重抗议。

突如其来的不适感，令看守不得不收敛起了笑容，缓缓而轻轻地转了转脖

子，以让颈椎的血脉活动，缓解那种不适。

良久，折磨人的酸麻感终于过去了，看守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，“姥姥的，大夏天里陪一个要死不活的人在这里干耗，犯贱啊！我？”言为心声，看守连带自动地抽了自己一个嘴巴，打得却是不轻，疼得他好一阵龇牙咧嘴地做鬼脸。

天气实在是太热，豆大的汗珠时不时地沿着人的额头、胸膛缓缓地向下淌，带给人皮肤上的感觉，就像一只只毛茸茸的松节虫正在时缓时疾地爬过。

看守顺手就解开了胸前的几颗纽扣，让瘦骨嶙峋的胸膛赤裸地袒露在了空气之中。仅仅松开胸前的几颗扣子，对身上的燥热缓解作用并不大。一把摘下了歪在头上的大檐帽后，权当一把蒲扇，使劲地冲自个扇了起来。

轻微的凉风，暂时驱走了面前的闷热，让他躁动的心烦，得到了一丝安抚。

说实话，忍受着酷热难当的天气，拼命地伸长脖子，趴在窗口窥视一个陷入重度昏迷的死囚，并不是一件什么惬意的事。看守何尝不想寻一处清凉之所，轻摇一把蒲扇，喝上一口凉茶，优哉游哉地乘凉。

看守的想法终究只能停留在想，却不敢付诸行动。实则是因牢内的男子太过重要，乃至上峰要用比平常严厉许多的措辞，反复地向他交代，要一直窥视着牢房内的男子，就是困了打盹都要睁着眼睛，如有任何意外，丢差事是轻，牢狱之灾可就是躲不掉的事了。

如此严令之下，就算水火之急都只能就地解决，又何来的时间去乘凉？

吃了这么多年的公门饭，规矩都门儿清，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就行了。

黄昏时分，正是交接班的当口，看守听到了牢房内有人说话，极轻，如蚊蚋声音般那样低沉，但内容却清晰地传到了他的耳朵里，“我这是在哪？”

人犯终于醒了！

看守一喜，就势趴向了窗口，张目向内观察，牢内的人醒了，正在那跟天花板眨巴着眼睛呢。

嘿，能说话，能眨眼睛，看来是真醒了。

人犯醒是醒了，冒傻气的话也跟着来了：“我这是在哪？”

看守一听，乐了，上面的人对人犯是如临大敌，原来却是这副德行，这样的人也能是重犯？听人犯那话，敢情就是一白痴。

明眼人一看，不用问也知道，这里除了是监狱，还能是哪！

干了这么多年差事，如此白痴的人犯还是头一遭碰到。

不过，谢天谢地，人犯总算是醒了，该去邀功领赏了，赵长官说过，人犯醒来，第一时间报告，重重有赏！

把时间浪费在这里，听一白痴自言自语，实在是没必要。

赶紧向赵长官报告，领赏才是正事！

看守顺手关掉牢房门上的小窗，穿过长长的走廊，溜烟跑向值班室，那个长了一脸络腮胡的赵长官，可一直都是待在有电风扇吹的值班室里呢。

本来寥寥数语就可说清的事，看守愣是结结巴巴地磕了半天。

赵大刚耐着性子听了半天，看守翻来覆去地绕了半天弯子，就一件事情说到正点子上了，人犯醒了！

“够了！”赵大刚出声喝止看守没完没了的絮叨，顺手从裤兜里摸出两枚光洋就扔向了看守，“现在，你回去待命吧！”

赵大刚顺手就摸向电话，正待要拨号码，却看到看守意犹未尽地跟那里傻站，赵大刚没好气地呵斥道：“还愣着干啥？赶紧给老子滚蛋！”

“哦，我这就走！”看守这才如梦初醒，赶紧敬了一个礼，退出值班室后，知趣地拉上了门。

转过身，看守掂了掂刚到手的两枚光洋，面上全无一丝喜气。得到的与期望的相去甚远，能高兴得起来才怪！走回牢房时，嗒嗒的脚步声拖出很远，全无刚来时的轻盈。

听到这样的脚步声，赵大刚哪会不知道看守的心思，暗骂道：“真他娘喂不饱的狗，撑不死狗日的！”

骂过之后，赵大刚可没忘什么是正事，有人等待人犯醒来的消息好几天了，此事重大，可来不得半点疏忽。

“喂，是严长官吗？”听到电话那端传来熟悉的声音，赵大刚神情很自然地恭敬了起来。

“我是，有事请讲！”电话那端的人说话很有礼貌，语气却很淡。

“人犯刚醒来，属下该如何处理，请您示下！”赵大刚口气中依旧不改那份谦卑。

“知道了，”良久之后，电话那端才开口，“你现在进牢房里守在他的跟前，一定要防止他自杀，我随后就到！”

话声刚落，电话就被挂断了，尔后，就剩下一片忙音了。

“这……”

痛！真的很痛！

胸口的痛楚顺着章怀雨的神经末梢，一直传到了他的大脑。痛楚也纠正了

沉睡者

章怀雨在醒来之后的错觉，特别是那几只绿头苍蝇带给他的错觉，套一句很直白的话——谢天谢地，知道痛了，那他还没死！

可活着的感觉并不好，自睁开眼的第一时间起，章怀雨就感觉非常的不好。

连问两遍身在何处之后，再看到四周都是青色的石壁，感受到昏暗房间里空气的潮湿，直觉告诉了他答案，除了牢房，还能是哪？

举凡“住”在牢房的人，确实不怎么好。

弄清楚了所在之地，昏睡之前所发生的种种，浮现在脑海里像过电影一般，过上一遍之后，章怀雨越发觉得不好了。

在他出演的那场电影里，没有旖旎的美景，只有残酷的血腥。

耳际那始终挥之不去的声音，并不是此时此刻听到的苍蝇嗡嗡声，而是枪声。

枪声很真实，真实到仿佛从来都没离开耳边。

是幻觉吗？

他不会认为那是幻觉，一切都真实到假不了。

萦绕在耳边的枪声，或许是一时的幻觉，但昏迷之前，或者说是受伤之前，在耳边徘徊的枪声，真实得让人战栗。

这是他无法回避的画面——中枪了，倒地了，昏迷了。

最后，醒来了，却是一片茫然。

一切就像一团乱的线团，让他不知从何处抓住线头。快刀斩的是乱麻，但一团乱的线团不能用刀斩，只能用剪子去剪，剪出一处线头，牵出一股线，一团乱才会理顺。

线头是时间，好像时间永远比发生过的事更容易让人想起。

时间是——六月十九日。

找到了线头，线团依旧很乱。

思索半天，茫然依旧，杂乱无章的信息，还死死地纠结于乱如麻的线团中。

如写文章般，挈领提纲，牵着线头慢慢抽丝剥茧。有时间牵头，就有对应空间里发生之事。

事出有因，还是事出非因？

“住”在牢房，就是有因！

有因，必有果，果已然在了，因却是从何来？

线团不乱也乱了！

.....

“你还需要些什么吗？”赵大刚的语气并不太友善，在他开口之前，曾亲眼看见章怀雨顾不得烫，连灌了三大碗很黏很稠的粥下肚。

一个看起来斯斯文文的人，做出的事可不斯文，吃的时候狼吞虎咽，吃过之后隔声连天，吃相实在是难看！随着隔声起伏，口中的腐臭之气，还时不时地往外溜！

一种莫名的厌恶感，充斥了赵大刚对章怀雨的全部观感。

线团不乱了，只因有眼前的赵大刚在。世上的事皆有其因，因必有人施与，现在施与之人就在面前，章怀雨却不愿开口问事之“因”，确实是他不愿向一个对自己开枪的人问“因”。同样，面向赵大刚充满深深敌意的脸，他更是不愿问了，不愿是因为害怕。

有时候，聪明的做法，就是适当地保持沉默。当个明智的哑巴，比当一个自以为是的饶舌汉确实要好得多。

在赵大刚到来之前，章怀雨的胃正在剧烈地痉挛，想要伸手去安抚躁动不安的胃，却只能是想——四肢被铁镣手铐固定在铁床的两头，似要将他五马分尸，就差头上没套上一个桎梏了。

饥饿感占据了他的全部意识，也冲淡了他的恐慌。

饥饿感的突然出现，显得很滑稽，有时饥饿比恐慌更可怕，努力地去控制自己不去理会饥饿，却无法抗拒其带来的诱惑。

有了饥饿感，人就会想吃的东西，还会是想最好吃的东西，也会越想越饿。

实在按捺不住之时，他非常狼狈地说出了醒来之后的第三句话，有吃的吗？

“当然有！马粪，吃不？”说这话时，一脸络腮胡的赵大刚，刚推开锈迹斑斑的铁皮牢门走进了牢房。刚一见面，就火药味十足地给章怀雨来了个下马威。

“给他弄点粥来！”赵大刚十分神气地对看守下达了命令，“粥盛稠一点，最好跟糍糊一样稠！”

跟“糍糊”一样，这算什么形容？

章怀雨还是第一次听到这说法，不过，很快他就明白赵大刚口中所言的“糍糊”为何物了，监狱里的粥只能用糍糊来形容，米粒全给煮烂了。

看着是糍糊，扑鼻而来的霉臭味，更胜于糍糊，令人不是垂涎欲滴，而是作呕。

面对这样的“糍糊”粥，在考虑吃与不吃的问题上，章怀雨仅在心中只作了片刻的挣扎，就没志气地将嘴唇凑近了碗沿。

饥饿不仅战胜了人的志气，也战胜了矜持，再不用去吹冷唇边正冒着腾腾热气的稀粥，张口就由着看守扶起他的头，将滚烫的粥送进了胃里！

直至三大碗“糍糊”下肚，躁动不安的胃才终于安分了下来，感激的微笑给了看守。而那个在他进食伊始就自报家门的赵大刚，就不用热脸去贴人家的冷屁股了，没有那个必要，更是因为没那个勇气。

.....

与赵大刚大眼瞪小眼对视片刻之后，章怀雨主动停止了这种无聊的举动，跟一个对自己有敌意的人对视，不啻于一种精神上的酷刑，与其加重心里的惶恐不安，还不如闭上眼睛养神来得更实在。

三大碗稠粥治好了饿病，却难治心里的恐慌。

闭目不到一会，他就自动睁开了眼，心里的恐慌，就像开了锅的粥一样，不停地在上下翻腾，搅得他的心根本就平静不下来。

恐慌源自赵大刚的身份，赵大刚自称是军统。

喝粥的当口，他还可以借着“食不言，寝不语”的古训，装糊涂来欺骗自己，以压制住内心里的恐慌，暂且逃避现实。

有些事，人越是想躲，越是躲不过去。

赵大刚居高临下的态度，章怀雨可以对其置之不理，却不能对军统二字装糊涂，强作镇静的背后，掩饰不了恐惧带来的战栗。普通老百姓或许并不知道军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，章怀雨却不能不知道，身为卫戍司令部的上尉译电员，想不知道都难，甚至耳熟能详，这要归功于他那些在闲暇之余热衷于磨牙放屁的同事。

在同事的描述中，军统这个组织，活跃于正常世界之外一个被称做“秘密”的世界里，自其存在于这个世上以来的种种所作所为，总是伴随着阴谋与血腥。暗杀、绑架、破坏这些在正常世界里只会被称之为非法的刑事案件，军统

都能“合法”地去做，不但可以做，还是在游离于现实的游戏规则之外在做。

他还知道，无论是何人，落在军统的手里，不死都要脱层皮。他更知道，无论什么人，被军统关照上，小事也会变成大事——军统只对两类人感兴趣：中共地下党员和日伪间谍。

很显然，他现在是军统关照的“对象”，不管是因何事，想要自我安慰，不去害怕，却无法抗拒来自骨子里深处的恐惧感，足以让他浑身战栗。

军统的人向他开枪了，军统的人把他关进大牢了，军统的人将要审讯他了。

而要来审讯他的人，他可以肯定不是眼前的赵大刚，而是另外一个人。

在那人到来之前，他只能在彷徨中等待着。

.....

天刚擦黑，一个身着灰色夏季西服、眼睛小而有神的壮年男子走进了牢房，浑身上下散发出来的森冷气息，让章怀雨顿时感觉到了压力，心跳速度陡然间加快了不止一倍。

小眼睛男子身上带着一种威势，挺得笔直的胸膛，表明此人曾经有过行伍生活，那种军人特有的刚毅、简练就像一个深深的烙印留在了他的身上。

小眼睛男子没有赵大刚那种刻意写在脸上的敌意，显得十分淡定，漫不经心的神态中，却难掩他眼里时而闪烁而过的精光所透露出来的精明。

随着小眼睛男人逐渐靠近，赵大刚的神情紧张了起来，谦卑的恭谨中透出另一种态度，那种只有在崇拜一个人时才会有神情。

“严长官好！”赵大刚仓促地敬了一个军礼，虽然他努力地想让自己显得正常一点、自然一点，手臂却僵硬得如打了石膏，显得既不正常也不自然了。

“免了，”说话很客气，声音却没丝毫热度，小眼睛男人很有礼貌地回敬了一个军礼，“辛苦了！”

一句普通问候语，竟引得赵大刚语无伦次，手足无措，只是激动地反复揉搓着手掌。

“你去值班室候着，晚点，我来找你！”给人下达命令时，小眼睛男人的语声很冷，冷得没有一丝温度。

赵大刚依令向门外走去，胸膛挺得笔直，举手投足之间都有了一股军人的英武之气，全无刚才在章怀雨面前显现的痞气。

小眼睛男子绕着镣铐加身的章怀雨走了一圈之后，才定住了身形，站在了章怀雨的跟前，审视了章怀雨半天，方才缓缓地开口：“知道我的身份吗？”

沉睡者

小眼睛男人的语气虽很生硬，但却不是那种居高临下的傲慢，一开始，就化解了章怀雨的抵触情绪。

“您是严长官，您在‘军统’高就。”章怀雨表现出了应有的礼貌，口齿还算清晰，没因紧张而结巴。

“哦！”章怀雨的回答，小眼睛男人并不感意外，依旧是那副漫不经心的神态，“看来有人先给你打过招呼了！”

“是的！”章怀雨诚实地回答，态度诚恳得如一个刚入学堂的小学生。

“敝姓严，名凤堂，系‘军统’稽查处处长。”小眼睛男人开门见山地作了自我介绍。

“……”那个未知的“因”，看来真是件大事，大到军统一个处长都亲自出面了，章怀雨的心猛地向下一沉，那种溺水窒息的感觉，突然间充斥了他的心，压抑得他喘不过气来了。

“籍贯？”

“金陵。（南京）”

“年龄？”

“民国四年（1915年）生，现年二十四岁。”

“学历？”

“大学肄业。”

“哦？哪个学校？”

“燕京师范大学。”

“知道为何抓你吗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

……

问的人速度很快，答的人也不慢。

提问告了一个段落，作片刻停顿之后，严凤堂再次开口：“如果，我说，我们抓你，是因你杀了人，还因你是汉奸特务，你会觉得冤枉吗？”

这不啻于一枚重磅炸弹，在章怀雨的头脑中爆开，炸得他是七荤八素，彻底找不到北。

“我冤枉！”章怀雨本能地叫屈之后，也明白了自己的处境，杀人偿命是天经地义的事，当汉奸特务是遗臭万年的事。两件事都是能要人命的事。

没做过的事只能矢口否认，冤枉该喊当喊，绝不可有丝毫的迟疑。

“哦？”严凤堂背着双手，再次绕着束缚章怀雨的铁床走了出来。

严凤堂踱步时力度很大，厚厚的皮鞋底重重地敲击在了水门汀地面上，发出了很响亮的声音，传进了章怀雨的耳朵，也敲打在了章怀雨的心上。

眼睛是人的心灵窗户，人的脸则是心理变化的舞台。

慌乱的眼神，似哭非笑的脸，都在表明章怀雨内心里的挣扎，很激烈，也很无助。

严凤堂在观察章怀雨的同时，也悄悄地将自己的面部表情作了调整，从冷冰冰到和缓，调整得是那样自然而轻松，无一丝刚进牢房时如石膏般的僵硬。

绕着痛苦难堪的章怀雨看了半天，章怀雨给他的初步观感还不错：很面善，神情中没有一丝大奸大恶之徒的凶狠，更没有那种闪烁不定的眼神。

不过，观感这个东西十分主观化，眼睛看到的，未必就是眼见为实。

有时候，一些被称为证据的东西，总会十分客观地告诉认为眼见为实的人，什么叫走眼。

观感只是感觉，停留在感觉层面上的东西，都不算真实的！

就正如严凤堂在看到章怀雨的面善的同时，也在思考另一个问题：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

杀人、窃取密码本、日本间谍，都与眼前这个面善之人有关。

面前这个面善之人，看起来像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，会是那般穷凶极恶的人吗？

于此，严凤堂心里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！旋即，严凤堂暗自告诉自己，都说人不可貌相，也许外表文弱，只是一个伪装，说不定还有令人更意外的“惊喜”即将浮出水面了！

口称冤枉，那是一个人的正常反应，无辜者会喊，有罪者也会喊。

是真冤枉，还是假冤枉，铁证如山下，就最不冤枉！

审讯才刚开始，真相究竟如何，还是一个未知数。

审讯是很细致的活，来不得半点疏忽，也许不经意的一句话，往往就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。能说出不经意的话的人，常常都是被审讯的对象，严凤堂对此很有经验，他知道，只要耐心地等，等恰当的时间出现，以抛出必要的问题，直至得到正确的答案。

是以，刚见面，讯问章怀雨的大致背景，若真如其所言，其所受的教育，足以证明其具备高智商。通常，对待这样的嫌疑人，只能等，耐心和耐性一样

沉睡者

都不能少。甭管章怀雨是真冤枉，还是假冤枉，利用长时间的沉默来给被审讯者施加心理压力，往往比不厌其烦地逼供，也比费力不讨好的刑讯逼供来得更好，也更有效果，特别是章怀雨这类看上去文质彬彬的人。

严凤堂无疑是一个经验老到的审讯者，笃定的审讯思路，确实带来了事半功倍，在章怀雨主动开口时，他让自己的角色悄悄地变换了一下。

此时的章怀雨表现得更像一个审讯者，他一直在提问。提与自己切身相关的问题。

被扣上杀人凶嫌的帽子了，总要知道被杀者为何许人也吧？

章怀雨提问，严凤堂作答，答案是，卫戍司令部秘书处的两名职员：龚秘书和方秘书。

说他杀人，一杀就杀俩？

章怀雨的心倏尔紧张了起来，两名受害者，他都认识，而且还都很熟悉，现在他被指控这二人都为他所杀，这不是有人存心栽赃陷害吗？

“动机呢？”这话不该由章怀雨问，但他毕竟是问了。

“为了盗取密码本，你杀死了龚秘书；为了杀人灭口，你杀死了方秘书！”动机很合理，有可依凭证据，严凤堂的回答，也就显得十分理直气壮。

“证据呢？”章怀雨不知道从哪来的勇气，暂时忘却了恐惧。

“龚秘书被杀现场，有你的配枪，枪上面有你的指纹；方秘书的遗体在其宿舍中被发现，经法医检验是死后移尸，在方秘书的家中，发现了一张书写有你大名的签收条，是龚秘书亲笔写的电报签收条，上面有你与龚秘书的指纹，这样的证据充分吗？”严凤堂的眼睛死死地盯着章怀雨，眼里的光芒开始闪烁不定起来。

“……”章怀雨无话可说了，物证对他很不利，但他还有最后的希望，“人证呢？”

“有人曾看到你六月十八日下午走进了龚秘书的办公室。”

“不对，我离开龚秘书办公室时，他们还活着！”

严凤堂轻飘飘的一句话，扑灭了章怀雨最后的希望：“不要忘了，他们现在都死了！”

第二章 扑朔迷离

“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!”

章怀雨大喊冤枉，严凤堂是一点都不吃惊，更不会感到意外。

在严凤堂看来，面对掉脑袋的指控，章怀雨要不叫上几声屈，那才真有问题了。这是人之常情，不值得大惊小怪。

“六月十八日下午，确切地说，在你受伤的前一天下午，你是不是接到了一封电报?”轮到严凤堂主动了，角色也在这一刻起变化了，严凤堂是审讯者，章怀雨是被审讯者。

审讯者的目光变了，凌厉取代了淡然，被审讯者的目光也变了，满怀期望变成了沮丧。

审讯者的目光在步步紧逼，被审讯者的目光开始了游离。

“六月十八日下午，我接了很多电报，但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一份?”章怀雨极其不自然地移开了与严凤堂对视的目光。虽不敢面对严凤堂的目光，态度却极为诚恳，称呼严凤堂时，用上了敬称“您”。

“还在装糊涂，当日下午5时左右，你是不是接到了一封电报?”严凤堂的怒气在瞬间爆发了，之前一直努力保持的淡定，也毫不掩饰地丢到了一边。

“六月十八日五时。”如鹦鹉学舌般，章怀雨答非所问地复述了一遍严凤堂的话。

紧张、恐惧、压抑的感觉交织在一起，让他并不能有效地组织起自己的回忆。

乱象皆由心而生，心不静，则神不静，要想厘清乱象，唯有冷静。

深呼吸是能让人冷静下来的最好办法，但一猛力深呼吸就糟糕，章怀雨中弹是在右胸，章怀雨可怜的右肺叶，不能支撑如此大的空气摄入量。疼痛感再次回到了章怀雨的大脑，也集中了章怀雨的注意力。

注意力一集中，飘逸而散乱的记忆，重新回到了章怀雨头脑之中。

托严凤堂的福，章怀雨总算回想起了当日他接到了一份什么样的电报：一份菜价电报，一份离谱得令人发笑的菜价电报。

在知晓电报内容时，他就忍不住笑而出声，不就是重庆市面上的菜价吗？

笑过之后，他满是疑惑，一向负责重庆地面治安的卫戍司令部，什么时候也关心起菜价来了。电报上的菜价，还是去年的价格，自抗战爆发后，法币贬值的速度很快，电报上的价格早就不是今年的价格了！

.....

章怀雨游离不定的目光，让严凤堂颇感不耐烦：“还没想起来吗？”

略显粗暴的嗓音，拉回了章怀雨神游的思绪——该回答问题了，他十分肯定地回答：“是，我是收到了这样一份电报。”

“你当时交给了谁？”严凤堂的面色凝重了起来。

“译电完毕之后，我把电报送到了秘书处的龚秘书手里。当时，由于快到下班时间了，我晚上又有个饭局，所以就没按规定带签收单，只是让龚秘书写了张回条。”章怀雨回答得很仔细。

“电报内容？”严凤堂追问。

“我还记得！（戌日）电，白菜貳毛、萝卜捌毛、猪肉陆圆、活鸡肆圆。落款为：法币/斤。”顿了顿之后，章怀雨觉得还不够详尽，跟着就补充道，“电码为 1742、9325、4931、5534、7568、5534、3085、2174、6122、3085、1790/4301。”

详尽的回答，未必会收到什么好效果。

严凤堂的表情却从凝重转到了肃穆：“你知道这是一份什么电报吗？”

章怀雨轻轻地摇头，疑惑是他最本能的反应：“能告诉我，这是一份什么样的电报吗？”

“还在装糊涂，才做过的事，这么快就忘了，不至于吧？”严凤堂这是第二次在指责章怀雨装傻充愣了。

“我真不知道！”章怀雨还是一脸的无辜。

“嗨，还死鸭子嘴硬，既然你不想争取主动，那就让我来提醒你吧！”严凤堂努力地压制了情绪之后，缓缓地开口了，“这是一份救命的电报，可惜的是泄密了！被汉奸特务泄密了，三万国军将士全部壮烈殉国于日军的重重包围之中……”

头脑里“嗡”的一声之后，章怀雨彻底蒙了，他除了机械地看着严凤堂的

嘴唇在翕动，外在的世界在这会与他彻底隔绝了。

听严凤堂话里的意思，汉奸特务说的就是他吧？这都哪跟哪啊？

所谓杀人窃密码本，杀人灭口，都是为了电报的实质内容，隐藏在菜价背后的真实内容。真实内容是要命的内容，不但要了三万国军将士的性命，也即将要他的性命。

跳进黄河都洗不清还是轻的，只怕跳进长江都洗不清了。

是谁？究竟是谁这样嫁祸于他？

都说世道险恶，人心不古，平日里都得罪了什么人，会如此费尽心思地置他于死地？

搜索记忆里的那些个鸡毛蒜皮的事之后，得到的却是一团乱的千丝万缕，不是一块小小的石头，而是整整的一座山。倏然，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了。

思绪正在漫无目的地进行旅行，走过的路很远，也令人疲惫不堪。

.....

翻开衣袖，瞟了一眼腕表的时间，赵大刚低呼：“哟，这么晚了！只怕人早就睡下了？明天一大早，我把他找来不行吗？”

“不行！”背对着赵大刚的人，耳力极佳，赵大刚极小声地嘟囔，毫不费力地让他听到了，“没多少时间给我们耽搁了，戴先生的家法可不是吃素的，你难道忘记了三年前的教训了吗？”

“岂敢相忘！”赵大刚像做了亏心事，眼皮向下一沉，再不去与严凤堂的眼睛对视了。

三年前仅仅因为一个疏忽，跟丢了一个中共地下党，戴笠就命人将他倒转身，往梁上吊了一整天，当时如果不是严凤堂出面求情，只怕他那会早就因脑部严重充血死掉了。

“没忘记就好！该做什么事，就去做吧！”

背对着赵大刚的人转过了身，轻轻地拍了拍赵大刚的肩，显得极其慎重：“见到了安吉焕，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他请到湖南会馆，其他什么话都别说，明白吗？”

明白！赵大刚太明白了，郑重点了点头。

.....

深夜十一点，朝天门码头。

长长的一声汽笛响后，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货轮缓缓地靠岸了，船上载的